

涂朝吉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4年3月28日，

14：00-16：00

受訪地點：桃園涂宅

訪談人：江志宏

紀錄：陳世芳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涂朝吉 臺灣省工委會桃園無線電 公支部林清良等人案 23	交通部臺北電 信局桃園發報 臺 2 等技務佐	有期徒刑 15 年 褫奪公權 10 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涂朝吉先生， ¹ 出生於 1930 年 5 月 21 日，桃園人，據保安司令部檔案指稱因涉「臺灣省工委會桃園無線電公支部林清良等人案」而被逮捕，後經判決有期徒刑 15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。1951 年 10 月入獄，後於 1966 年 10 月出獄。		

家庭背景與求學過程

我1930年5月21日生，家裡是住在埔仔²，我們是種田的。爸爸是家族中的三子，長子小時候就過世了，就剩我爸爸跟伯父兩兄弟。伯父讀很多漢文書，也常常寫書法，不太像農夫，我爸爸就不愛讀書，常說「讀死冊檢狗屎嘛卡

¹ 目前蒐集到有關涂朝吉的相關資料，包含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1 年 12 月 1 日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 2328 號判決書。

² 今桃園市埔子區。

贏」（按：意指撿狗屎都比讀書好）。我的爸爸身體很勇健，我們家的田是在水利設施的尾端，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出去巡水³，人人都稱我爸爸是「水利所所長」，因為水源都是爸爸在顧的，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出去巡，說不顧水是絕對不行的。人家也都說我爸爸很帥，還有人問我說，你爸爸這麼帥，你怎麼長這樣，因為我是比較像媽媽。也有人會說如果我爸爸多念書的話，一定更厲害。其實我爸爸有機會念書的，但是他不想念。他其實會撥算盤，家族裡的工作和一些事務都是爸爸在處理的，還有，如果庄裡的人想做什麼事情，也都是找他幫忙，就像是地方上的農業改良也是我爸爸帶頭做起，所以才被推為鄰長和水利會小組長。

我九歲的時候入埔仔公學校念書，入學的時候還稱為公學校，1941年後才改制為國民學校。我念完六年級之後，以我自己的想法是希望去考臺北工業學校，我很認真念書想去考，但是如果考上的話，就要到臺北去念書，去臺北的生活費就比較高，家庭情況不允許，只好放棄了。有人建議我去考桃園農業學校，可是如果是念農業方面的，我家本來就是在種田的，所以實在不感興趣，沒有其他辦法，就只好去念高等科。我是念桃園國民學校高等科。

進入電信局工作

高等科念完之後，剛好附近的無線電信所正在招募技術員訓練班，這個在日本時代是叫作電信技術員養成所，我是第二屆的，這屆招募到的人就比較少了，因為進入戰爭的關係，大家擔心發生空襲，先前發報臺曾被轟炸及掃射過。去養成所補習半年後，結訓畢業，就被派去發報臺工作。簡萬坤⁴被派在埔仔的收報臺做事，發報臺的位置是在大滴仔，收、發報臺兩邊相隔六、七公里。

在電信所工作期間，我是見習工員，日人所長對我還不錯，教我很多東西。我上班的時候是住在獨身宿舍裡面，當時街邊有一個電信所的宿舍，我就

³ 「巡水」係臺語用法，中文的意思是「巡視稻田水源供給情形」。

⁴ 簡萬坤，桃園縣人，1930年2月18日生。林清良於1948年9、10月間組織外圍之無線電報國隊，簡萬坤被吸收隊員，被捕時為交通部臺北電信局桃園收報臺二等技務佐，遭判處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10年。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 eb/orang/win.asp?ID=880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8日。

住在那裡，因為我的家比較遠，我家是住在收報臺再過去的地方。收報臺在埔仔，永安路右轉那邊，現在已經改作電信局的倉庫了，有一些東西都堆放在那裡。現在發報臺還在，收報臺是已經改建了。

進去電信所工作沒過多久，1945年8月就停戰，日本戰敗了。光復之後，我一開始也不是算正式員工，只能算是留用的人員。當時被暫時留用的日本高級技術員森崗先生，很認真的教我們無線電的理論及實際操作，受益很多。國民政府過來接收之後，有一個外省人來當我們發報臺的主任，他名作劉益善，他畢業於大阪大學電氣系，日文說的很好，還在臺大當兼任教授。在電臺的時候，劉主任對理論方面都很了解，我就跟他搭配來做實務操作。劉主任的官舍很大，而且因為他的薪水很多，所以還請來兩個人煮飯。我當時住在獨身宿舍，他曾經叫我去他那裡，跟他一起吃飯、一起住，不過我不想讓人覺得我跟主任關係很親近，所以我就沒去。

之後劉主任也建議過我，說我可以去臺大念書，他會想辦法讓我進去，可是我想說我連初中都沒有念過，怎麼能去臺大，所以也沒有把這個建議放在心上。劉主任後來又要去臺北工作，因為他缺一個技術人手，本來想選我去的，但我還是沒有跟他去。我後來聽同事轉述，當時他如果硬要我去臺北上班，說不定我就不會被牽連到案子裡了。

後來我成為二等技務佐，這是在所有職務中最低的，再上去是一等技務佐，如果我們想要升職就是要參加升等考試，看看能不能再升等。所以說想升職也是可以升啦！但是一定要考試就是了。考試內容就是要考國文，這個我們根本都不會，所以那時候很流行念書，第一重要就是要學習國文，第二才是念些技術相關的問題，也就是發報機及收報機這方面的技術，需要學習這些。就是因為這樣，大家都相邀來念書，我會牽連到案件中也就是因為這樣。

我們這群人被判罪的有七個，發報臺這邊只有我一個而已，其實我是因為要學習技術，又對收音機比較不了解，才會去牽連到案件。可是當時我無論是國文、技術方面的、數學、英文都要念，念書念到都快死了，哪有空去理政治嘛！

在還沒被抓之前，我也經歷過二二八事件，那時候我是在桃園電信局工作，有時候也會出差去臺北總部，當天我跟同事兩個人一起去臺北出差。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天我剛好在臺北火車站那裡，火車站那邊鬧的很厲害，有些青年

還在唱臺灣軍之歌，⁵我也看到有些人在打外省人。還有專賣局樓上的東西都被丟下來，大家還拍手，把它們一把火燒掉了，當年我應該是十七歲吧！就記得有這些事情。

（涂陳鳳玉：我的娘家是賣文具的，我爸爸常常去臺北幫忙鄰居們帶貨，有一次爸爸才出門不久，馬上就回來，就是遇到二二八事件。對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，因為當時外面一團亂，爸爸還叫我們不要亂跑，也不要去臺北）。

被捕前後經過

說起我被抓的經過，我被抓是1951年10月25日，那晚我正在發報臺值夜班，電臺吳主任過來喊我起床，我看到一個穿軍服的人，他說有話要跟我說，要把我載去刑警隊問話。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群人過來，還有管區的警察也在，後來有個人把我抓起來，不過這時候還沒有上手銬。

之後就把我送到桃園刑警隊，因為刑警隊裡面沒位子了，所以是把我帶到人家新蓋的空房子裡面。這時候我跟抓我的人說，我已經一晚沒睡覺了，想要先睡個覺。他們都說不行，一直審問我，要對我疲勞轟炸。突然我聽到隔壁有人在哭叫，好像是林清良的聲音。

就這樣過了好幾天，又把我叫去問，叫我快點講，還說我這種年輕人，一定對政府有不滿，接著又說別人都已經招了，如果我不說就會被判罪，這其實就是在恐嚇我就是了。後來看我還是不說，就騙我說如果我招供的話，馬上就放我回去，應該只判感訓三個月就好了，因為只是思想有點問題。後來在那間空房裡面，有個外省人一直在寫東西，他寫一寫，就丟掉，寫一寫，又丟掉，其實他是在打草稿。那時候我還覺得奇怪，他不是外省人嗎？怎麼寫個草稿還要寫那麼久。

全部弄好之後，這個外省人就過來叫我照抄，又說別人都招了，我不招一定會被判罪，當時其實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樣了，因為都沒關在一起，只是聽的到隔壁有人在哀哀叫，應該是被刑求了。後來我想說就算判感訓三個月的話也沒辦法，乾脆還是照抄好了。當時抄這個自白書的時候，其實也不是非常

⁵ 「臺灣軍之歌」是日本勝利留聲機公司（日本ビクター蓄音器株式会社）於1940年10月發行的「國民歌」唱片，由臺灣軍司令本間雅晴作詞，山田榮一作曲，灰田勝彥唱。

懂，抄了之後我也不知道是寫了什麼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就是因為我照抄了這些，才比簡萬坤多判了五年。照抄的內容裡面，說我有參加外圍組織，當時我書也沒有念的很高，就這樣傻傻的把自白書簽了，真的是比較老實，才會被多判刑五年。其實以前我也從來沒有經過這種政治上的恐怖手段，哪裡會知道有陷阱呢！當時審問的人也都在騙我們的口供，老是叫我趕快講一講，就是叫我們要坦白，說是這樣就能讓我們回去，我們也就這樣被騙了。

我應該是我們被抓這批裡面最後一個被審問的，大概在桃園刑警隊待了五天左右吧！後來再被轉去桃園看守所，在看守所大概待了一個月，之後再被送去臺北刑警隊，臺北刑警隊差不多待個兩、三個月左右，被送到臺北刑警隊後，也沒有人再問我口供了。

在臺北刑警隊待了兩、三個月，又把我送去保安司令部，這是以前日本人的寺廟，叫作東本願寺。在裡面的時候，床鋪上、下都睡滿人。我待在這裡的時候，有來叫我問過一次話，問我「有沒有參加組織」，我回答說：「我是有參加讀書會，沒有參加組織。」他們就說：「反正你有參加就是了啦！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叛亂組織的事情」，他們又說「你這樣就是有參加共產黨」，我趕快說：「參加這個不是應該要交黨費嗎？可是我都沒有啊！連一毛錢都沒交過，只是參加讀書會而已」，他們就叫我回去。後來在保安司令部裡大概又待了兩、三個月，之後就被送去軍法處了。

在軍法處等待判決

被送到軍法處之後，覺得這裡真的很糟糕，這裡以前是日本人的軍倉庫。裡面的空氣很差，燈火也只是一點點亮光。到了軍法處之後，也沒有再問我話了。在牢房裡面因為很擠，大家都是頭又著腳睡覺，空間很小。而且因為通風很差，裡面很熱，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還要自己拿毯子搨風，大家也都沒有穿衣服，褲子剪成小丁字褲，因為很熱。晚上就是靠著馬桶邊坐一排，用毯子拉風，這是輪班的，時間一到就換人，一班大概要拉個幾百下風，再叫醒別人換班，換其他人起來拉風。

裡面的馬桶是木板釘的，一天來收一遍，收去當肥料，不是現在的抽水馬

桶。要坐馬桶，上面要放個板子，不然馬桶是圓的，你不好坐，小便就不需要了。馬桶不用的時候，上面蓋上蓋子。晚上要去尿尿，要走到馬桶旁邊很難走，還要搬開別人的腳，尿完之後，回來就沒位子睡了。

在這裡待了六個月，期間開了一次庭，我就是被叫到庭上去問話。當時我就這麼站在庭上，聽到別人講話就像沒聽到一樣，在庭上也沒有特別做什麼，後來叫我回去了。開庭完之後就等判決了。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會怎麼判，只是之前就聽說過，如果是以二條一項起訴的話，應該都會被槍斃的，而當時我們幾個人是被以二條一項起訴的。我在軍法處的時候曾經看過一個種田的人，他常常在牢房裡面唱歌，有一天早上就被叫出去，他就是要被拉去槍斃了，這個人被叫出去的時候，只用日語說了一句「我的命運怎麼會這樣」。我也看過有些人被叫出去槍斃的時候，一直喊叫，有的人也會唱歌，喊毛澤東萬歲的人也有。

開庭結束我就再回到牢房，因為之前也看過別人被叫出去槍斃，所以當時我只是很認命的想說，槍斃就槍斃了吧！我哪有什麼辦法。不過，回到牢房之後，我被調去一區，有一天人家跟我說，說本來靠近窗邊有一個跟你們同案的，他傍晚被叫出去了，他被叫去死刑房了，這樣就一定會槍斃的，要我也要有心理準備。聽人家這樣說，我晚上也還是睡啦！因為也只能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如果要槍斃也只好槍斃了，就這樣一直睡到早上。起床之後我想說，怎麼還沒有來叫我耶！想說應該晚一點會來叫我去槍斃。結果沒有，後來被叫去開庭，我被判刑15年。

聽到我被判刑15年的時候，我心裡還想說15年就15年吧！沒有被槍斃就很好了。有一個帶我出庭、帶我回去牢房的士兵，他是個外省人，他偷偷問我說：「你被判刑幾年？」我說「15年」，他就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判幾年都一樣」，這個士兵好像跟我一樣也姓涂。我那時候還覺得這個阿兵哥很有趣。在牢房裡面，大家都恭喜我，還有人拿個紅紙綁在我身上，恭喜我沒有被判死刑。判決完之後，我就被送去軍人監獄了。

人家都說被送去新店看守所關的人，應該都是被判比較輕的，林清良和李詩澤就是過去那邊，但後來卻還是被判處死刑。我是沒有被調過去新店看守所啦！

軍法處判決之後，我就直接被送去軍人監獄了。在判決之前都不能與家人

面會。不過我記得，好像在桃園刑警隊的時候，家裡人就有送過東西來，被關在軍法處的時候，家人也有送東西進來。可是我還在調查機關的時候，像是在保安司令部的時候，家裡人都不知道我的情況，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哪裡。後來到了軍法處，東西送進來，我還記得我簽收了，但是一直要等到關在軍人監獄的時候才能夠面會。

軍人監獄的生活

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我是被關在仁監，這間好像是比較大間的，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，但是感覺這間的空間是比較大一點，大家比較可以好好睡覺，裡面也有光線，空氣流通也比在軍法處的時候好，但是熱還是很熱就是了，因為太陽都曬在水泥屋頂上，真的還是很熱。

本來還想說獄中沒有這麼擠了，但是我到軍人監獄沒有多久，已經送去綠島的人又被送回來，所以大家又都擠在一起，牢房裡面又非常的擠了。不過，這些送過綠島的人，已經在牢裡面待過一、兩年了，比較有經驗，知道大家要怎麼安排空間生活才會比較舒服，他們就幫我們調整位置，每個位子都是大家輪流睡的。在牢房裡面，大家就是睡成兩排，兩排都是頭腳交叉，中間稍微留一條路，路上再睡兩個人。軍人監獄一間房裡面大概都住三、四十人，正確人數是多少我不記得了，但是大概都三十個人以上啦！鐵柵欄外面有一條路給看守的走，可以通向各個牢房，看守的可以在通道上巡視、也可以往各個牢房送東西。

在我們的牢房裡面，靠角落的地方有一個馬桶在那裏，有一個叫作王傳境⁶的人，他的身體比較不好，年紀也比較大，說是心臟不好。他喜歡睡在馬桶旁邊，都不換到別的位子上。睡在那裏，雖然空間是稍微大一點，可是大家都去馬桶那邊上廁所，常常也會滴到尿，但是他還是不走。在裡面還被跳蚤咬，因為潮濕，軍人監獄真的很可怕。還有二個人會睡在池子裡面，我們的牢房裡有

⁶ 王傳境，桃園縣人，1903年7月15日生。王傳境為林元枝之胞兄，1949年父親去世出殯期間，林元枝經常返家理喪，並隨帶黨羽黑面發、大肥發、莊阿忠等十餘人，持有短槍、手榴彈前來送葬，王傳境熟知林元枝及其黨羽潛伏於龜山鄉附近山寮，不告密舉發，且先後供給新臺幣貳佰餘元、食米貳百餘斤，由黑面發、大肥發經手取去，以為接濟。遭判處有期徒刑12年，褫奪公權6年，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。1957年6月1日因心臟病發死於新店軍人監獄。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5365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9日。

一個水池，平常是用來洗澡的，那二個人就等大家都洗好澡之後，他就自己把池子擦乾，在裡面放個板子，就睡在裡面，他是自願睡在那裡的，不怕得風濕，就是要睡在裡面，裡面空間雖然大一點，但也是要交叉睡。

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一天可吃兩餐。軍人監獄的伙食應該算是軍糧，照軍糧算的話，應該是要吃的不錯才對，不過應該是被貪汙去了，廚房煮的又很難吃，每天放飯的時候，就往每個人的盤子上舀一勺，我在那裡根本什麼東西都吃不下，太難吃了，在軍人監獄的時候是我覺得最辛苦的。說到吃的東西，軍人監獄裡發的饅頭很大顆，可是外面就黑黑的，饅頭也沒有發起來，配菜又很難吃。

我在軍人監獄的時候也聽說過有人絕食抗議的事情，抗議伙食太差，但是確實的情況我也不太知道。因為我得了肺結核，之後就被送去病房，所以其他監又發生什麼事情，我就不太清楚。說起吃的不好，真的是這樣，勉強吃是也可以啦！但要吃得下去還真是厲害。有時候如果有美國人或其他什麼人來參觀的話，滷肉就好大一塊，在別人參觀的時候，獄方還會把長的比較健壯的人叫起來，叫大家看看，他吃的身體這麼好，反正只要有人來參觀，飯菜就會特別好。

除了外國人之外，我最記得的是蔣經國有來看過⁷，大概都是過年的時候。有一次我的家屬來面會的時候，我就在會客室遇到蔣經國。蔣經國一過來，衛兵就喊立正，大家要敬禮，我也沒有當過兵啊！所以就不理會口令，繼續跟家人說話。蔣經國反而走過來跟我說話，他問我家屬帶過來的東西，是不是我要自己吃的，還是大家要一起吃的。我就回答他說：「我要自己吃的啦！」就說了這些話之後，蔣經國就走開了。蔣經國來的時候都穿著軍服，看起來很樸實，就在裡面巡視一圈，我在軍人監獄的時候算是有跟他面對面說過話。

在軍人監獄裡得了肺結核

我在軍人監獄裡還生病了，得了肺結核。肺結核是被歸類為慢性病的，裡面有些老兵知道我的症狀，而且牢房裡面也關著醫生、博士的很多，他們就說

⁷ 在綠島受十二年感化教育的受難者歐陽文，在綠島時被選為政治處的公差，曾負責拍攝長官和國外貴賓訪視綠島的照片。期間蔣經國到綠島視察，政戰處要他負責拍照。蔣經國到綠島視察的正確時間和次數待考。

我應該是得了肺結核。知道我是得了肺結核之後，我就通知家裡，讓家裡寄來治療結核病的藥來注射，得這個病真的很難過，身體很不舒服，注射藥物之後還有副作用，早上精神都不太好。治療的藥我注射了半年，藥都是我們家買了寄來，衛生兵幫我注射。大概過了半年後才慢慢好一點，生病期間的生活也都一樣，沒什麼特別照顧。

比較特別的是，我後來有搬到病房去住。病房就是如果你有吐血之類的特別症狀，就會把你送去病房裡面。我會去病房也是這樣，當時有注射藥物，我自己感覺比較好一點，可是有一天晚上我還是吐血，睡到半夜的時候突然吐血，吐在鐵杯裡面，一看差不多吐了半杯的血，後來才把我送去病房，是難友們把我抬過去的。

其實我的病有沒有好，我自己也都不知道，因為裡面沒有醫師幫你照X光，就算有照X光也沒有用，也不用期待會有什麼特別照顧。那段生病的時間，我真的很辛苦，吃又吃不下，還得了肺結核。

在病房裡住了好久，應該有好幾年喔！家裡面都一直寄藥過來，有用來注射的鏈黴素、吃的PAS和INA一共三種藥，⁸也有吃的藥，裡面那些老兵都知道這些藥該怎麼使用，吃了一陣子藥，我想肺結核應該已經壓制下去了，不過一直沒照過X光，我也不確定到底怎樣了，不過人有比較舒服一點。

我住的病房其實也是一般牢房，在最後一間，裡面沒有病床，也沒有軍醫照顧，病房裡面也沒有特別治療，也不會幫你開藥，藥都是我們自己買的，衛生兵每天都會來，你把藥拿給他，他就幫你打針。所謂病房就是都住病人的房間就是了，洗澡就是在牢房裡面有水槽可以洗。因為只住病人，所以人數是比其他房間的人少，所有在病房的人頭都朝向牆壁睡，中間留有一點點空間。每天早上喊了起床之後，也不像其他病房那樣還要打包、整理內務。還有，在病房裡面，自己的東西就自己放在你的位子，這個也跟一般的監房不一樣，不用打包和整理內務。病房在每日放封的時候，就是門打開，你要出去就可以出去。

不過病房裡面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房間上方有個長形的窗戶，我們都是病人，沒有人爬的上去。所以如果颱風來，我在最靠窗邊的位子，東西全部都

⁸ PAS 是治療結核病的藥物之一，不過會具副作用，會引起胃腸反應，包括胃口變差、噁心嘔吐、上腹部痛等症狀。

會被淋濕，人也變成落湯雞，這個很討厭。東西如果都濕掉的話，就是要有人洗，可是大家都是生病的人，沒辦法洗。那時候的觀念就是，得了肺結核的病人不能勞動，所以就沒辦法洗被子了。其實以現在對肺結核的治療方法來說，在吃過藥之後，比較輕的工作還是可以做的，配合著做就是可以，但是以前沒有這種觀念，就是要你不能動，不要做事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動。還有，因為病房裡面大都是得肺結核的病人，身上有病的關係，每個人都瘦的很。還有一個比較糟糕的就是，如果颱風來或是有什麼問題，供水水塔也會壞掉，曾經有好幾個月都沒有水，一天兩次有人送水過來。

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我也看過有人死掉，但是不是在病房的時候死掉的。有一次感冒流行的時候，有一個住在南崁那裡的，叫作王傳境，就是我之前說都愛睡在馬桶旁邊的那個人，他的年紀本來就比較老，又有心臟病。那時候有流行性感冒，同房的人大家都得了感冒，大家都很痛苦。有一天王傳境突然喊起來，叫我們幫他把衣服脫起來，可是突然間就倒下去死掉了，後來就有人把他扛出去，就只有這樣子而已。說到這個王傳境，聽說我們以前這邊還有一個人叫作林元枝，⁹他的體格很壯，是跟王傳境同案的，後來說是自首了吧！林元枝跟王傳境是兄弟，王傳境被說是拿錢給林元枝，所以被判「資匪」，好像被判刑15年的樣子。

¹⁰

軍人監獄的管理與恐怖政策

軍人監獄的生活真的很恐怖，在那裡也不只是一般管理而已喔！我還記得晚上也會聽到有人在哀哀叫，這就是被抓出去打了。為了半夜打人這種事情，犯人們還鬧房，因為聽到別人被打也是會受不了、忍不住，這是很自然的反應。半夜聽到外面有人慘叫，正在被打，大家就鬧房來抗議。不過鬧房之後也就麻煩了，看守的人就馬上過來，把房間的燈都打開，打手也跟著進來了，接著就一間間的點名。每間房裡面本來就被做記號的人就慘了，一個個被叫出去

⁹ 林元枝，桃園縣人，曾任桃園蘆竹鄉鄉長，被指為「匪諜」，逃亡期間罹患肺蛭蟲病，後在1952年7月14日投案，至1970年12月15日才被釋放。1982年過世，其五名子女在2000年時申請冤獄賠償，臺北地方法院於2002年底判准應賠償新臺幣2472萬4千元。參閱白〈二二八事件林元枝冤獄獲賠是遲來正義〉《大紀元》，2003年1月12日。

¹⁰ 王傳境應該是被判刑12年，請參看註6。

打。被做記號的人通常是被認為比較不合作的，或者是身體比較勇健的，他們就會被叫出去打。我的同案叫做黃漢忠的，他就是身體比較好，被抓出去打完回來後，我們每天還幫他按摩，給他吃補藥。我是還好一點，因為我是個破病雞，所以沒有被叫出去打，我只是個生病的人，也不會被做記號。有一次看守吹哨子叫我們看，有一個人被反綁雙手、雙腳吊在一根棍子上，頭被往上托著，眼睛翻白，被二個外役抬著遊監示眾，我們不知道他犯了什麼規。

軍人監獄裡面的恐怖政策，除了打人之外，也會給你調房。調房都不是白天調，每次都三更半夜給你調房，就看守的來門口叫一聲「調房」，被叫到的人就趕快收拾東西，準備調去別房，這也是給你製造心理壓力的做法。就把這個監的人調去別監，別監的人再調過來，我想這就是恐怖政策。

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也看過別人被拉出去槍斃，大概有幾十個喔！獄房裡面也有抓耙子，假裝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，要來騙我們的口供，給我們扣帽子，想去報告搶功，這樣可能他也可以減刑。後來當抓耙子的人，咬了別人出來，自己也被帶去槍斃，也是有這種事情。後來我看人家寫的回憶錄，說抓耙仔不槍斃也是不行的，因為就是要羅織罪名，製造一個完整的案件，破獲一個組織，然後就可以去請功，也可以得到獎金，在監獄裡面就是有這種人。

而且可怕的是，比如說你說個話，只要不小心講到對國民黨，或是對政府不滿意之類的話，就會被說成你有組織，然後就馬上去報告上面的，所以在裡面也都不能亂說話。還有，在軍人監獄裡也會被跳蚤咬，因為潮濕，軍人監獄真的很可怕。

（涂陳鳳玉：我先生現在已經八十幾歲了，還在做惡夢，夢到在軍人監獄的事情）。

軍人監獄裡的「共產教育」

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有時候也會發書給我們看。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馬克思、毛澤東思想，我全部都不知道，可是獄方會發給我們看批判共產黨、毛澤東的書。有些人是會對這些有興趣，但我是什麼都不知道。在軍人監獄的時候，上課的也是要上這些內容，不過我都不想聽，常常在打瞌睡。要考試的時候，就會把題目跟答案寫在黑板上，叫我們照抄，所以大家都考得很好，教官也很高興。

我也聽說過，有些人看了批判毛澤東的書之後，因為有興趣就會抄寫下來，不過只抄寫了毛澤東的思想，批判的地方都沒抄，就這樣抄完一本毛澤東思想，最後這個人被查到就糟糕了，又是一件案件。像這樣的事情也牽連了幾十個人，就這樣被判死刑，這可以說都是假作的案件，可以領獎金。

（涂陳鳳玉：有些人去監獄之前，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馬列，就是在獄中他們發批判的書，看了才知道什麼是共匪、共產黨。所以說誰是共產黨，就是國民黨才是共產黨，要不是他們發這些書，他們哪裡知道什麼是共產黨，就是念了批判的書，大家才越知道共產黨的事情。）

在軍人監獄裡面，大家稱紅頭仔是叛亂犯，另外還有軍事犯，軍事犯裡面有些人是貪官。我聽說過一個軍事犯，他很兇，常常都會打人，還會在監獄裡面巡視，是一個外省人。不過一般說來，軍事犯和政治犯不太會衝突，因為沒有關在同一棟的監房，不會衝突。軍事犯還會鬧房喔！有一次我聽到轟隆隆的聲響，就是他們在鬧房，聽說是伙食不好，軍事犯這樣鬧就沒什事情，我們政治犯這樣鬧一定有事情，像我們這種紅帽子都不能亂做事情的。我在軍人監獄的時候還比較沒有臺獨的犯人，臺獨是後來比較多。軍人監獄總共關了9年，後來才被送去綠島。

相對輕鬆的綠島生活

在軍人監獄關了9年之後，就被送去綠島。去綠島那天，一大早就出門，我們是要坐船過去綠島的，離開軍人監獄後，先坐遊覽車過去基隆，在車上有憲兵在前面看著，那時候移監是兩個人銬在一起。我們車前、車後都有憲兵看著。這樣坐車出去，我看出去窗外，覺得好像在觀光，因為當時我已經被關了10年，有機會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覺得很開心，不過心裡也想說為什麼要把我關這麼久。

當時要過去綠島，我在路上一方面有點開心，因為有出來透氣的感覺，但是另一方面又有點煩惱要去綠島的事情，擔心去綠島後要勞動會很慘，就懷著這樣的心情到了基隆。到基隆要再坐船過去，到了傍晚才坐上船，這艘載我們去綠島的船上還有裝貨物，很像是貨船的樣子。我們都被關在下面船艙，看不到外面的海，一樣還是兩個銬在一起。在船上，有人吐的亂七八糟的，不過我

是沒吐，忍住了。我從來也不會暈車，所以沒有吐，除非是感冒了，不然我也很少會吐。不過，我旁邊的人吐的很慘，一有人吐了的話，就得要整理，要過去廁所清理的時候，也是要兩個人一起過去，就這樣一路折騰到了綠島。

晚上才抵達綠島，我們是在中寮坐船上島，登陸後手銬才拿掉。一上岸，我就覺得很舒服，微風吹來感覺很好，在晚上走了一段路去監獄，沿路還有老百姓在看我們，不過因為那時候綠島上面已經關了很多犯人，老百姓也都見怪不怪了。老百姓都叫我們是新生，我們的情況，綠島的人也都知道。

抵達綠島之後，就先去新生訓導處，訓導處裡面燈光很亮，獄方的人就在那邊歡迎我們，那天還有辦桌，晚上吃的很好，就是這樣我感覺綠島好像是不錯的地方。只是還是擔心在綠島就要勞動身體，如果還要爬山下海去勞動，我就死定了，一直都是擔心這點，不然去到綠島感覺是還不錯的。到了綠島之後，我被分在第一大隊第二中隊，跟呂沙棠¹¹同隊。我過去綠島的時候，呂沙棠剛好要坐船回來土城生教所服完刑期，我以前跟他是高等科同班的，他跟我不同案。

綠島上空氣好，還有一點很好的就是伙食很好，我們有選出伙食委員，自己隊上也有生產班，自己養豬、養雞、養鴨、養鹿，還會自己種菜、種番薯，這些都是生產班在弄，在山上的豬寮旁邊有菜園。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，隊上都會拿去賣，再留一部分隊上的人自己吃，在那裡本來就已經是吃軍糧，已經算是好的了，又加上我們自己有生產班，菜真的非常好吃。到綠島之後，我還寫信回家說不用寄吃的來了，只要寄錢過來就好。

在綠島還可以做點事情賺錢，有人弄貝殼畫來賺錢的，錢都花不完。也可以撿石頭什麼的，來黏貝殼畫，綠島就是這樣好。不過我也聽說，綠島以前管理是很嚴格的，但是我去綠島的時候已經不嚴格了。那裡的處長人也不錯，還讓我們弄伙食比賽，大家都弄好吃的來比賽，處長真的不錯，也不會管很多。

不過也很奇怪，綠島上還是有人還被送去小琉球，這些人是已經到期可以出獄的，可是又被送去小琉球關兩、三年。所以那時候我也很擔心這點，不知道為什麼還要被送去小琉球多關一些日子，也不知道綠島上管理的標準究竟是怎麼樣。

我一到綠島之後，就馬上寫報告說我的身體不好，得過肺癆，雖然現在應該治療好了，我是猜應該好了啦！但是當時沒照過X光，也不能完全確定，但是

¹¹ 呂沙棠，1931年8月28日出生，桃園人。詳情可參閱自本計畫受訪者呂沙棠部分。

就是跟上面報告說我沒辦法從事重勞動的工作，拜託讓我做輕公差就好，我就寫這樣的報告過去。可是獄方說我看起來好好的，因為在綠島吃的好，生活比較好一點，所以反而胖了，看起來就不像得了肺病的樣子，所以還是派給我一些勞動的工作，但是管理的人也常注意我，看我有什麼問題。做了勞動之後，反而讓我覺得身體好些了，當時其他人也跟我說，身體好一點就要出來走動。還真的是這樣，在軍人監獄的時候我不動，就一直很不舒服。

本來我是普通班的，就是上山割草，這些工作就是普通班在做。如果是生產班的話，就要爬到山上去種菜，養豬，這就不一樣的工作內容了。我一開始是覺得身體不好，還是應該選輕公差來做，所以先參加普通班，有時也負責掃廁所。當時生產班的班長，他是被判無期徒刑，有時候他會拿來野百合，綠島的山上是有許多野百合的，他就常常拿一大把過來，我還問他幹嘛拿花來，原來他是要把百合花放在廁所裡面。就拿個盒子把花放在裡面，懸掛在牆上，廁所打掃的非常乾淨，一天要打掃兩遍，放了花之後又更香了。有一個平常愛拉小提琴的人，他怕拉小提琴的時候會吵，還特地跑到廁所裡面去拉。

我本來都待在普通班，後來那個拿花來的生產班班長跟我說，叫我過去生產班幫忙，我嚇一跳，馬上跟他說：「我是個病鬼不能去」，他還叫我不用擔心，說一定會派給我輕鬆的工作，我就說：「你們生產班哪有什麼輕工作，種番薯也要挖地、還要擔、也要搬東西」，我就一直說不要去，他說有啦！會有一些除草之類的輕工作可以讓我做。之後我想一想覺得好吧！這樣也好，還是跟他去生產班了。這個班長也沒有騙我，真的都安排我做些輕的工作，有時候去山上養豬，母豬還會生小豬，也有養豬公，又或是去撿一些螺來給鴨吃。

其實我小時候也不怕做事的，因為以前我們家也是種田的，而且年輕的時候也有在運動，去打打球，我也當過投手，不是正投，我是當過副投，正投如果狀況不好的話，都是我在投的。所以說我還是應該要活動，去了生產班之後，身體反而越來越好了，後來我就想說好了，看現在身體的狀況，應該是不會死掉了，所以工作我就也照做，大家念書的時候，我也跟著念。

在綠島的時候，也發生過一些印象深刻的是。那時候有一個人叫作蔡倍元，他是師範大學畢業的，被判刑15年，後來又送去泰源監獄。那時候綠島有個指導員的太太是臺中人，這個姓蔡的也是臺中人，聽說以前指導員的太太跟蔡倍元認識，曾經去找過蔡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蔡在廚房做完伙食委員的工作

後，到泳池旁邊洗澡，蔡員邊洗邊罵指導員，我發覺在旁邊洗澡的人竟是指導員，趕快示意他住口，後來我跟他說「死定了，小琉球的票買好了。」還好後來我們都被送到泰源監獄，刑期到了都平安回家，沒被送到小琉球。

後來出獄之後，我還在慶生會上看過蔡倍元兩次，他整個人都變的不一樣了，長相感覺跟以前在綠島的時候不太一樣。我還過去跟他說話，問他說你以前還罵指導員，還記得嗎？以前我們是同班的，睡在同房的。

我被關在綠島的時候，媽媽過世了，家裡人也不敢跟我說，怕我會難過。有一天我在福利社買水果吃的時候，有個跟我同鄉的士兵來通知我，他告訴我媽媽過世的消息，我聽到之後非常難過。我想我的媽媽應該是煩惱過度才會過世的，我總共有七個兄弟，日本時代四哥被徵召去海外後就沒有回來，後來我這個最小的兒子又被抓去關，她當然會心情不好，打擊太大，所以六十幾歲就過世了。

（涂陳鳳玉：我的婆婆身體很好，她是種田人，很會做事情，身體應該是很好的，就是打擊太大，才這麼早就過世了）。

再說到那個來告訴我媽媽去世消息的士兵，他就是因為來告知我這件事情，還被處罰，關到碉堡去了。原來我們講話的時候也都有人在監視、打小報告，真可怕。

我在綠島的時候，常常去福利社買水果吃，那時候我最愛吃的就是鳳梨。我也遇過有一個人常去買三層肉吃，我覺得這也真奇怪，每天伙食都很好了，幹嘛還要去買肉吃。所以那個偷吃的人還蠻胖的，他總是說覺得自己的油吃不夠。

在泰源監獄等待出獄

泰源監獄的管理是比較照規矩來的，也不會隨便給你亂扣帽子。不過牢房內的空氣不好，洗澡要出來外面，洗好再進去，牢房裡面也不會說擠的要命，但是通風還是不好。不過，在裡面還可以寫文章投稿，寫稿賺稿費的人也蠻多的，寫好了就投稿，這些事情都可以隨便我們做，所以待在泰源也是不錯，過的算是舒服，不要犯規就可以了。

在泰源監獄關到刑期到，就會放你出去，讓你去宣誓，這個不用擔心。直

到後來泰源監獄發生臺獨事件，跟施明德有關的那件事。我是聽人家說，在泰源監獄的話，就算判無期徒刑也還可以在外面工作，就是外役，犯人普遍也都很乖，就做些生產工作，一切照規矩來。可是發生泰源事件之後，有些人又被送去綠島，泰源監獄的氣氛也變得不太一樣了。

整體來說，軍人監獄是最累的，去綠島或是泰源監獄都還好一點。我在泰源監獄待了一年，這是我刑期的最後一年。刑期滿了之後，我就從泰源監獄出獄回家，這樣就剛好15年。1951年10月25日被抓去的，也是10月25日被放出獄，不多也不少。出獄的時候我還通知家人都不用來接，我自己坐車回去就可以了。

我離開泰源監獄之後，先坐客運到臺東，到了臺東後，因為很久沒接觸外面的世界了，所以我先逛了一下街，再去理個髮。之後才再坐車到高雄，我那時候不想繞北部回家，想說到高雄去看看。到屏東的時候，當地正在辦省運動會，很熱鬧，每間旅社裡面人都爆滿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間，可是整個晚上，外面的車呼嘯而過，聲音非常吵，我整晚都睡不著。隔天一大早我就起床，馬上去火車站，先吃個豆漿，就要去搭火車了。因為歸心似箭的關係，也沒有仔細看坐什麼車，隨便就上了火車，結果坐到普通車，那時候普通車非常慢的咧！坐了九個小時才終於抵達桃園。

下了火車之後，我想要叫計程車回家。在獄中十幾年，因為有點近視，害我軍字跟車字分不清楚，所以把計程車上面的「空車」都看成「空軍」，剛好桃園那邊也有空軍基地，所以也沒有覺得奇怪。後來只好一直走，直到看到路邊有一家計程車行，就走過去想叫車，一看怎麼也是「空軍」，後來才總算搞清楚，原來是空車啊！

叫到計程車之後，我就跟司機說我要到埔仔，是在茄苳溪那邊，司機說他知道，不過最後還是走錯地方。我一路上還想說奇怪，怎麼坐這麼久還不到，也一直沒看到無線電很高的電線桿，這一直是我家附近很大的路標。這時候才知道司機走錯路了，才又趕快轉回來，回家的路也不是很順遂。

我被抓去關了15年，離開家這15年間，桃園火車站是沒有什麼改變，看起來也都差不多。但是桃園的人變多了，摩托車也變多了。我走的當時只看過一臺摩托車而已，那時候我騎日本富士牌的腳踏車上班，晚上可以開頭燈，真的很方便。現在已經不一樣了，家人也買了一臺機車供我代步。

出獄後的工作

回來之後，工作很難找，因為我曾經被關過的這個背景，人家都不敢用。我也一直都被監視著，公家單位不可能用我，私人的公司不敢用我，所以回來之後找不到工作，整個都沒有目標，電信局也不可能再回去了。

不過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出獄回家之後，也有些人了解我的情況，知道我不是做壞事才被抓去關，所以在外面的風評還不錯，來作媒的人很多。我真的覺得很奇怪，當時我已經30多歲了，被關了15年，又還沒找到工作，怎麼來作媒的人還這麼多呢！介紹給我的對象都是以前朋友或同事，又或是親戚認識的女生，我一直覺得奇怪，工作都沒有人肯介紹，介紹對象的倒是很多。人家來介紹之後，就會幫我安排去陪人家看個電影，或是安排個相親。

好笑的是，外孫女還介紹我一個女孩子，說她有手藝，是幫人家做美容的美容師，每個客人都可以收到不少錢，娶她之後就不用擔心沒工作了。外孫女介紹給我，我也就跟她去看個電影，看回來之後我是覺得說她的樣貌看起來不錯，也很秀氣。不過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個女生已經有男朋友了。也真是奇怪，真天壽，人家已經有男友了，幹嘛還介紹給我，所以後來我還去罵外孫女，對方還問我說：「你是沒看過電影喔！英雄奪美你不知道嗎？」真的是離譜，我才不搞這些事情呢！別人已經有男朋友我就不要了，所以跟這個女生就沒有來往。親戚說我被關到頭殼壞掉，這麼好的對象竟然拒絕。

回來半年不到，以前也一起被關過的簡萬坤，他的太太也介紹自己的妹妹給我，因為是簡萬坤那邊介紹的，我覺得一定是優秀的，所以就娶她了，我太太沒有嫌棄我，我就很感謝了。

就在我結婚之前，簡萬坤先幫我介紹了工作，這份工作每個月工資1,200元，是一間小工廠，做下料紡織的，這個工作其實我不是很喜歡，因為裡面有棉絮飄散，空氣很差，我以前得過肺癆，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工作是不行的。去紡織工廠工作不到一年，手就被捲入機器，手指斷了，後來被截肢，受傷後我也就辭掉了工作。

（涂陳鳳玉：受傷之後，老闆那邊都沒有去看過我們，還怪我們。一開始工廠方面是有給我們一點醫療費，但是就沒有後續了，後來治療都自己付費

的，最生氣的是，老闆居然還罵我們自己不小心，真的是很生氣。）

不做紡織工廠後，我想說自己來做個小生意，同時也有人介紹我去臺北工作，我是覺得不要比較好，我不想去外地工作，還是想自己做個小生意。在沒工作的時候，我先搬去妻子家住，很感謝我岳母在這個時候照顧我們。

之後也嘗試過很多工作，有去賣過飼料兼養豬，就是在鄉下利用我哥哥沒在住的房子，把房子改做成豬寮來養豬，小豬養到二、三十斤的時候就可以出寮，拿去賣掉，當時就一邊養豬，一邊賣豬、雞飼料。做了一陣子之後，賣豬的生意還被人倒掉。以前做豬肉生意的方式是把豬先給肉販賣掉了，才過去結帳算錢。這樣的生意也還是被人倒掉，這個幫我們賣豬肉的，還是自己的人喔！居然也坑我們的錢。

以前我也曾經去南坎載過芭樂來賣，每天清早三點多就要出去載貨，我太太的大嫂在菜市場賣青菜，我就在旁邊一角擺攤賣芭樂。當時的芭樂不好吃，沒有改良過，味道都澀澀的，都是糖尿病人才會吃。

像我們這些被關過回來的人，除非是家裡本來有點財產，不然都會過的不好，自己打拼的話一定非常辛苦，因為回來之後政府也都在斷我們的路，不讓我們找到工作，一有工作的話，就去查問，誰還敢用我們這樣的人，所以我回來找工作的過程就是很不順利。

之後我去做點土地買賣的事情，我的爸爸有留下六、七分地給我，大概兩千坪地吧！爸爸也有留一點錢給我，是要留給我娶老婆的。我後來在賣飼料的過程中，認識一個姓吳的外省人，他專門在炒地皮，我就跟他合資，當1/9的股東，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賺到錢才蓋起來的。

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蓋好之後，因為下面靠街邊是店面，本來想開個豆漿店，早餐店這樣類型的。不過當時我們借了錢給開藥房的，他們還不起錢，騙我們說去開藥房，他會供給藥品給我們抵債，雖然我不是很懂藥，但是賣些成藥沒有問題，我就開起了藥房。後來才知道這些藥都是漢藥，不是什麼好藥，根本沒什麼藥效的，還要自己重新進貨，經營藥房。

（涂陳鳳玉：1972、1973年左右，我們被倒了150幾萬，這些錢在當時的桃園這裡可買下一排房子。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錢，就是之前土地買賣賺來的錢，一些用來蓋我們現在的房子，剩下的就跟會，就是這樣才被倒掉。那時候的錢很大，我老公是很認真拼命的賺錢，但是運氣不好，他太講義氣，可是在

社會上要生存，真的不能太老實。來跟會的人都是親朋好友，但是還是一樣被倒會。我的公公以前也是借錢給大稻埕的布行商人，公公也被倒過會，所以交代過子女不要做一樣的事情，可是我們還是遇上一樣的事情。)

像我有被關過的背景，知道我不是壞人就不怕我，不知道的人還是會怕嘛！不但這樣，我們這邊的警察還會跟我們的鄰居說，說我是殺人放火的壞人，還交代鄰居，讓大家一起監視我們家。這事情也是鄰居偷偷跟我們講的，鄰居來問我們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，為什麼管區要來說這種話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管區不時的來我家查，我怎麼可能找的到一個好的職業。

出獄後的家庭生活

出獄前幾年，我的父親就中風了，身體不好，而我媽媽是早在我還在綠島的時候，就過世了。回來後經簡萬坤的太太介紹，我娶了簡妻的妹妹。之後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我生大兒子的時候，因為太太難產，孩子生出來就不是健康的，因為待在腹中太久，孩子缺氧，生出來的時候整個人已經黑掉了。當時桃園的醫生治不好，所以建議我送去臺大醫院治療。

後來在臺灣換了很多醫院，也換了很多醫生都治不好孩子，所以想送兒子去日本的醫院治病。因為我以前讀過日本書，會說日文，帶兒子去日本就醫比較能夠溝通，所以父子兩人就一起申請出國，但是申請都不能通過，被打回票，就是因為我有案底的關係。我們申請的時候都附上醫生證明，證明我兒子就是有病，但還是一直被打回票。後來只好換成我妻子申請，讓她帶我兒子去，其實我太太不會講日語，去了語言也不能通。

我妻子申請赴日之後，在還沒有通過之前，剛好就發生林義雄的事件，就是雙胞胎死掉的那個事情，這一直找不到兇手嘛！林宅血案發生之後，本來警總方面已經很久沒有來過我家了，平常都只是管區的警察會來而已，但是這時候桃園管區的警總單位又回來調查我們，到我家來作家庭訪問，問我們生活怎樣啦！幹什麼要申請去日本之類的。其實我們在申請書上面早就寫的很清楚，到底還需要解釋什麼，所以我就把我兒子叫出來讓他們看，這一看就知道是個有病的孩子。但是這樣也還沒完，一個月間還是又來了好幾次，就這樣來查了兩、三個月，因為真的查不出有什麼問題，後來才沒有再來了。

當時我還想不懂，為什麼警總又要來我們家查呢！過了一陣子之後才想起來，應該是跟當時發生林義雄的事件有關，一直抓不到兇手嘛！其實我也覺得很好笑，這明明就是國民黨下手殺的，怎麼他們自己不知道嗎？幹嘛還要來問我們這些什麼事情都不會做的人，真的想起來就很生氣。我的孩子明明一看就知道有病，醫院裡面也都有病歷，幹嘛還要上門來查我們。

說到醫治我的大兒子，其實一直以來雖然求醫很久都沒有好轉的跡象，可是為人父母的也不會輕易放棄。我還帶他去臺大醫院找過沈有仁醫生，這位醫生是專門看幼兒癲癇的，我是帶孩子去臺大醫院就醫，以前這些醫生除了在醫院看診之外，自己家裡也會有看診，以前臺大醫生都是這樣，但是去治療過多次，一樣也是治不好。後來又過了一陣子，有個日本千葉縣腦神經科主任來臺大進行學術交流，我們就去找他，這個日本醫生也建議我們，叫我們不用帶孩子去日本治療了，因為腦缺氧病症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有效治療的方法，就算去了日本也是一樣會失望，不如就留在臺灣治療就可以了。

不過，這位日本醫生也給我們一張名片，推薦我們去找一位從德國留學回來的醫生，這個醫生就是施純仁，他以前曾經當過衛生署長。施純仁他在中山醫院看診，中山醫院在當時也算是貴族醫院。去找了施純仁醫生後，他跟我們說臺大醫生開的藥，就這樣繼續吃吃看吧，開刀也是沒有用的，現在全世界還沒有發明出可以治療腦細胞壞死的病症的藥，叫我們可以死心了。說是要死心，但我們還是不能死心，我兒子16歲的時候，我又帶我兒子去長庚做電腦斷層掃描，作完檢查之後，一樣還是沒辦法治療，我的長子20歲的時候還是過世了。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種花，但是孩子生病之後，難過到連花都沒有澆水了，所以花都死掉了。而且因為擔心孩子的病情，本來已經戒煙的我，又開始再抽煙，我真的是很難過。

我這一生就是命運差，出獄回家之後就一路不順，工作找不到，去紡織廠工作，手指又被機器捲進去壓斷了，孩子又有病，還被倒會，後來還遇上一場嚴重的車禍，腦部受傷在醫院住了九天，醫生說以後會比一般人退化得快，調節功能也會差，所以現在很怕冷，真的是很不順。

長子過世之後，我還有一子一女。我以前就非常喜歡讀書，但是小時候的環境不能好好念書，所以我就很注重孩子的教育，覺得孩子一定要有一個專長。因為知道我這種個性，我還記得以前我們電信局的劉主任也跟我說過：

「你的後代一定會幸福，學歷會很高的。」我的孩子我絕對要給他們念書。不過，我的兒子跟我爸一樣不是很愛念書，我的女兒則是對音樂有興趣。她小時候手就很巧，自己綁頭髮都綁得很漂亮，我就供女兒去學鋼琴。想讓女兒去考師專，但是制度卻改了，改成師院了，是要高中畢業才能考，只好讓我女兒去念職業學校。

畢業後女兒想出國留學，我就讓她去留美，費用很高，但是我不會重男輕女，男女都一樣，孩子要念書的話，我拼命賺錢也要讓她念。女兒去了美國四年，在美國念兩年大學，又念了兩年碩士班，在學校當音樂老師。我的兒子不愛念書，沒有念大學，只讀五專，現在是在桃園縣勞委會工作，業務是負責管外勞的。我常跟兒子說：「你妹妹念書念很高，但是你不要怨嘆，因為是你自己不要讀書的。」

最後說到申請補償的事情，我有去申請補償金。那時候我身邊還沒有判決書，我記得判決書已經寄回家，我爸爸還拿去給其他人看，別人看到之後，覺得這個事情好像很嚴重，怕發生什麼事情，就把判決書燒掉了，所以我身邊才會沒有，都是後來在重新申請的，我現在這邊還有副本。

除了申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補償金之外，我也有去申請回復電信局的職位。後來有用資遣費的名義撥下來一些錢，我也不記得是16萬多，還是19萬多左右，反正不是用退休金的形勢，而是用資遣費的名義發的錢。

我們現在除了孩子發展得不錯，也已經有孫子了，生活還過得去。